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深入挖掘白城抗战历史的丰富内涵,深化白城抗战历史研究,讲好白城抗战历史故事,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在本报推出“白城抗战记忆”专栏,通过系列文章,再现当年白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奋起抗日的峥嵘岁月。这些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既是白城人民不屈精神的见证,更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力量。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伟大的抗战精神为白城新时代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编者的话

从洮南情报站到文艺战场

——舒群抗战期间的双线坚守与使命传承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张睿

白城抗战记忆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东北大地那段烽火岁月,无数革命志士以不同方式投身民族救亡洪流。舒群作为集共产国际情报战士与革命文艺工作者于一身的杰出代表,其在洮南秘密创建共产国际情报站的革命实践既是白城地方党史中隐蔽战线的重要篇章,更是他后续投身抗战文艺创作的实践根基、精神源头,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与文艺工作相统一的历史逻辑。

投身隐秘战线,肩负特殊使命

1913年生于黑龙江阿城的舒群,原名李书堂,其革命意识的觉醒早在东北商船学校求学期间便已萌芽。这所由张作霖创办的学校,因冯仲云等进步教师的到来成为革命火种的播撒地。舒群在此结识了地下党员傅天飞,初步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1929年退学后在航务局担任俄语翻译的经历,为他日后从事情报工作奠定了语言基础。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舒群的人生分水岭。他愤然辞掉月薪60元的翻译工作,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曾担任哈尔滨一中军事教官车凌云组织的抗日义勇

军,奔赴前线参与抗日斗争。1932年初,经陈仕卿介绍舒群参加了第三国际工作,8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情报部派遣舒群到洮南,建立地下通讯站并担任站长。这一时期的洮南,地处战略要冲,是日军军事运输和行动的关键节点,在此建立情报站对掌握日军动向、支援抗战意义重大。舒群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为巧妙掩护,从事情报工作,负责传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接待过往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要员。期间,舒群领导的情报站保障了党的领导人途经洮南至满洲里转赴苏联的行程安全。与此同时,他带领两名情报员搜集日军在四洮、洮索铁路沿线军事运输情报,秘密组织和发动铁路工人及当地群众开展反日斗争,为抗战事业凝聚起坚实的群众力量。

以笔为刃,在文艺战线冲锋

在从事情报工作时,舒群并未放下手中的笔。他以“黑人”为笔名,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等报刊副刊发表诸多饱含爱国激情与进步思想的诗歌、散文,宣传抗日救亡。这些作品如同一把把利刃,直刺侵略者的心脏,又似一声声号角,唤醒东北人民的反抗意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鼓舞了前方抗战将士的士气。舒群还参加了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的演出活动,与罗烽、塞克、金剑啸、萧军、萧红、白朗等进步人士开拓北方的左翼文艺局面,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当萧红在哈尔滨临盆举目无亲时,舒群第一时间伸

出援手;萧军、萧红出版第一部作品《跋涉》面临经费困境,舒群毫不犹豫拿出省吃俭用积攒的50块大洋,帮助他们凑够印刷费。在文艺领域,舒群不仅以作品发声,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东北抗日文学事业的发展。

经历铸就创作,延续革命精神

1934年初,因齐齐哈尔情报组织遭到破坏,洮南通讯站暴露,舒群被迫转赴青岛。在狱里,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1937年,舒群来到西北抗日根据地,曾在八路军司令部为朱德担任秘书。1938年和1939年,往返南方开展抗战文艺工作,1940年回延安,担任《解放日报》四版文艺副刊主编,参与协助毛泽东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南泥湾开荒大生产运动。与老一代革命家的多次接触,为他日后完成《毛泽东故事》积累了第一手资料。1945年抗战胜利后,舒群回到东北,担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等重要职务,领导创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舒群在洮南情报站与文艺战线的双重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史的生动写照。这种双线并进的革命实践,不仅丰富了白城地方党史的研究维度,更为理解党的革命斗争策略提供了典型样本,其蕴含的精神遗产与实践经验,至今仍对新时代党史研究与红色文化传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



▲树种:榆树,榆科,榆属。
▲位置: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村。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61年。
▲状态:树高17米,胸径100厘米,冠幅16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古树历史:该树于1864年自然生长。



▲树种:春榆,榆科,榆属。
▲位置:洮南市永茂乡五棵樹村。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61年。
▲状态:树高13.6米,胸径66厘米,冠幅13米。
▲古树历史:该树于1864年栽植。

文图来源:《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

我看我说

另一面“帮闲”

●钟明奇

李渔,号笠翁,以号行世,世人称其为“李笠翁”。他有文集《一家言》,颇具特色;小说戏剧作品有《无声戏》《十二楼》《笠翁十种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戏剧理论著作《闲情偶寄·词曲部》系统构建中国古代戏剧美学的完整体系,从世界范围看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杰出理论著作。

作为明末清初的通俗文学家与美学家,李渔多才多艺,不仅在园林美学、生活美学等方面颇有造诣,还创办书坊、经营出版,组建家庭戏班四处演出,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现代文化产业的“先行者”。

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写道:“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李渔一生确有不少“帮闲”行径,这一点他本人也不否认。在《多丽·过子陵钓台》中,他就忏悔自己“终日抽风”“面目堪憎”。

不过,与很多人相似,人格与思想不会只有一个维度。就李渔的本真人格而言,正如他所自称的“我性本疏纵”“外卑而内崇”。如果进行全面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李渔具有不同凡响的社会批判精神,有着很不“帮闲”的一面。

以诗歌论,李渔在明末清初易代之际写过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其中,《甲申纪乱》《避兵行》《婺城行吊仲衍中翰》《甲申避乱》《乙酉除夕》《丙戌除夜》及《蕙发二首》等,对彼时的社会生态作了真实记录。比如,《甲申纪乱》一诗就描写了明朝官兵与流贼在浙东疯狂“抢掠”的状况。清军入关后颁布“蕙发令”,李渔对此极为反感,撰《蕙发二首》,直言“遍寻无复蕙花处,一笑探残委道旁”。李渔的这些诗歌确乎殆同杜甫写安史之乱时的诗作那样“感情杂悲凄”,且富于实录精神,展露批判锋芒,亦堪称“诗史”。

不仅限于此,李渔对彼时愚昧的社会风俗也有所抨击,以《不登高赋》和《回煞辨》为代表。所谓“回煞”,说的是人离世后化作凶神恶煞,于某日回家,活人当举家徙宅,以趋吉避凶。这是因“殷俗尚鬼”而形成的一种迷信,但当时兰溪乡民奉之若神。李渔对此极为反感,直言“怪善俗之无人,听举世之迷津”。这些富于人文启蒙精神的文字,显示了“好与古战,不安其愚”的思想风采。

颇为可贵的是,李渔对待“圣贤”也持有比较客观的态度。他在诗作中勇敢地写道:“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在《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中,他更是进一步阐述“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的道理,并在《闲情偶寄》中坦言“《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提醒世人不可死守教条。

惟是之故,李渔固然有“帮闲”的一面,却又不是简单的“帮闲”;他有的也不只是文采,还有不同寻常的思想与精神。“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正是他特别值得记一记的地方。(据《解放日报》)

不同朝代古人穿越到今天会怎么穿

●刘玉琪

从《诗经》“衣锦褉衣”的素雅风致,到盛唐“时世妆”的华彩流光,中国传统服饰历经千年演变,其核心元素从未褪色。如今,深藏于古籍与文物中的设计智慧,正悄然融入现代生活:魏晋袷衣的飘逸剪裁、宋代褙子的修身理念、明代马面裙的百褶工艺……这些跨越时空的汉服元素,以全新姿态点亮当代人的日常穿搭。

魏晋袷衣

在现存《洛神赋图》中,洛神的服饰搭配可以说是紧身袷衣与大袖短褙的叠穿。袷衣源自深衣的变形,主要不同是在深衣末端裙裾之处,加饰上宽下窄的“圭”状布片和飘带,因此叫作“袷衣”。其中,布片中央的部分称作“髀”,飘带则称为“褙”,整体有种飘逸流动之感。外搭的短褙长至腰腹,中间用腰带束扎,并围有带飘带的蔽膝。画面中所呈现出来的缥缈之感,与“扬轻袷之绮靡兮”的描述极为适配。

在今天,我们参考魏晋时期的服饰搭配,可以选择既舒适又略带性感感的服饰组合。如面料可选轻透的薄纱材质,来营造轻盈飘逸的质感;内穿青白碎花小袖紧身袷衣,浅蓝色卷草纹边缘;裙上装饰“圭”状布片;外搭天蓝色齐腰大袖上衣,腰间束带,于行走向重现“流风回雪”之美。

唐风褙裙

在唐代,短衣长裙的搭配组合已成为女子的常服。唐时,“褙”专指夹棉的上衣;比“褙”更厚的是“袄”,有对襟及右衽大襟,二者共用于天冷时节。炎热季节则为较薄的“衫”,略长于



魏晋风格穿搭。



唐风穿搭。



宋制穿搭。



现代马面裙穿搭。

“褙”,有时也作无袖状,也称作“褙衫”。

受西域服饰影响,唐朝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窄袖上褙,例如白居易就有“小头鞋履窄衣裳……”“时世妆”的诗句;明代《杨升庵外集》中对前朝服饰记述时,也有“自汉魏六朝至唐,官中衣皆尚窄,非惟便于趋承,亦以示俭,为天下先也”。褙装的变化也是从“窄”到“宽”,初期流行“修身”及地长裙,或高腰束胸,如《簪花仕女图》所画;至盛唐逐渐宽大,到白居易描写元和时期的女子服饰时,也有“风流薄梳洗,时世宽收束”了。

唐代文化的多元形成了开放的社会风气,往日褒衣博带下包裹的身体此时得以展现。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袒胸装”,典型特征为低领、低胸。袒胸装的基本形态也是短褙衫与长裙的组合。在唐代有“高腰掩乳”的风尚,长裙往往会上及胸部。褙裙之外再加一件罩衣,唐时称为“半臂”。

如果唐时的女子穿越到今天,会如何用她们熟悉的服饰文化来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她们可能会选择一件橘红色长款大袖开衫与裸粉色抹胸连衣

裙。颜色的称谓是现代的,若按照传统色彩,会称其为丹红色、湘妃色一类。

大袖衫综合唐时半臂与大袖罩衫的特点,衣长至膝盖,袖长至肘,表层颜色为橘红色,内层为天青色,也可在内里搭配一件同色系小衫,营造出色彩的层次感,这两种色彩均为盛唐敦煌壁画色彩中的主色调。内搭上俭下丰式皱褶抹胸连衣长裙,束扎腰带。

宋制褙子

宋代女子服饰与唐代女子服饰相比,少了奢侈华丽之风,展现出一种淡雅、恬静之感。宋代女性更加注重体态的柔美和瘦削的骨相,更加崇尚修长体态。用料加工考究,服饰色调也更为柔和。

“褙子”形制基本源自“半臂”,作为前朝女子服饰的“爆款”,宋代“褙子”实乃传统服饰的创新设计。相较“半臂”,褙子可谓“全臂”。它袖长,直领对襟,衣长至腰部以下,最显著的特征是两侧腋下开衩,也就是

衣服前片不缝合,精致者在腋下和背后还缀有带子。

不同阶级的女性穿用的“褙子”是不同的,上流社会的女性以褙博之风为美,她们更加注意自己服饰的“身份感”,要么袖子宽大些,要么衣身长一些。总之,能显示身份的服装一定是不能“反活”的,如《墨手观花图》所示。反之,再看普通妇女的褙子,为了方便劳作和行动,她们更多是穿着轻便、实用的窄袖短褙子。

今天,女性的服饰选择更加多样,可以兼具美观与实用。如,可上搭右襟短褙开口上衣,下配两侧开衩阔腿裤,露出脚踝,足穿青色圆头布面平底鞋,显得温柔又干练。

明式马面裙

一说起马面裙,大家都不陌生。半身裙中当属马面裙最为流行,它的设计以裙子分成四片为主。这种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而明代更是将其发展成了裙子两侧打褶,中间留有一段平整的布料,这就是所谓的“马面”。裙子的底部和膝盖位

置则装饰有各种图案的宽边,被称为“襖”,这成为明代女性裙装设计的典型元素。随着马面裙的发展,两侧打褶越来越多,“百褶马面裙”也由此而来。

明代是中国汉服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其独特的服饰文化影响至今。今天参考明代的搭配,可选择修身立领短衫搭配高腰马面裙,足蹬短筒袜靴。这是借鉴明代元素展现的更为现代的设计。

从魏晋袷衣到明代马面,华夏衣冠的每一次革新,皆是对美的不懈追寻。今日,传统服饰元素跨越时空,在T台、街头、荧幕绽放异彩,不仅为全球时尚注入东方美学基因,更成为文化自信的鲜活注脚。

正如《美了千年:女子服饰时尚风潮》所言,中国女子服饰时尚史料值得用一生去挖掘与研究,那些藏在纺织品里的“物语”是她们表达自我、诠释生活的哲学。让我们以衣为媒,让传统的汉服元素融入我们的日常穿搭里,在传承中书写新的文明篇章。(据《中国青年报》)

图片由作者提供